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珍珠》詩人的文學成就及其與聖經的關係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Minghan, Xiao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7 02:21:3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37

《珍珠》诗人的文学成就及其与圣经的关系

肖明翰

内容摘要：圣经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英语文学。14世纪中期出现的在英语诗歌史上成就辉煌的头韵体诗歌复兴运动同样深受圣经的影响。头韵体复兴运动中十分杰出的《珍珠》诗人的一组作品《纯洁》、《忍耐》和《珍珠》不仅以基督教教义为思想基础，而且还大量直接取材于圣经。《纯洁》和《忍耐》的叙事部分主要是《旧约》故事，而《珍珠》中的关键材料则来自《马太福音》和《启示录》。圣经故事和材料极大地深化了这些诗作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它们的文化意蕴，并提高了它们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圣经；头韵体复兴；《纯洁》；《忍耐》；《珍珠》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of the *Pearl*-Poe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Bible

Xiao Minghan

Abstract: The Bible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The important Alliterative Revival

movement, which flourished after the mid-fourteenth century, was also no exception. The three poems of the *Pearl*-poet, *Cleanness*, *Patience*, and *Pearl*, are not only thematically based on Christian doctrines, and they also depend on the Bible for material. The narratives in *Cleanness* and *Patience* are virtually Old Testament stories and the controlling materials of *Pearl* are taken from Matthew and Revelation. These biblical stories and materials greatly develop the themes of these works, enrich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increase their literary values.

Key words: the Bible; Alliterative Revival; *Cleanness*; *Patience*; *Pearl*

中世纪英格兰如同中世纪西欧一样,在本质上说是一个宗教社会,基督教控制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文学创作。相当大一部分中世纪英语文学在本质上可以说,就是以基督教思想教育民众为宗旨的宗教文学;即使世俗文学显然也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作为基督教的最高权威、最神圣的经典,圣经自然也在中世纪文学创作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它不仅为文学作品提供思想基础、主题框架和想象空间,还是文学创作无穷无尽的材料源泉,也就是说,大量中世纪文学作品都程度不同地直接取材于圣经。

14世纪中叶,英格兰诗坛出现了一场十分重要的头韵体诗歌复兴运动。头韵体是古英语诗歌的基本形式,在诺曼征服(1066年)之后逐渐衰落,并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趋于沉寂。在很大程度上,头韵体复兴运动就是法语诗歌形式在英国诗坛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中对英格兰本土文学中的古英诗传统的继承、复兴和发扬,其作品几乎全都表现和探索精神、道德、宗教、政治、军事等严

肃而重大的主题，在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发展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头韵体复兴运动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古英语文学中一些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也诞生在这一运动之中。

在这时期的头韵体诗歌中，有一组共4部地位特别重要、内容特别丰富、成就特别突出的作品：《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珍珠》(*Pearl*)、《纯洁》(*Cleanness*，也叫 *Purity*)和《忍耐》(*Patience*)。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诗人的作品，大约产生于14世纪后半叶，也就是乔叟时代，但诗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的记载，也没有留下姓名。其中《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和《珍珠》成就最高，同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特罗伊洛斯与克丽茜达》一起被普遍认为是最杰出的中古英语文学作品，因此它们的作者也往往被称为《高文》诗人(*Gawain-poet*)或《珍珠》诗人(*Pearl-poet*)。本文将重点讨论《珍珠》、《纯洁》和《忍耐》3部作品，分析它们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它们对圣经材料的运用和进行的道德与精神探索。

—

在这3部作品中，《忍耐》最短，仅531行，是一首劝诫性质的诗作(*homily*)。它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分为两部分：关于忍耐的教义阐释和叙事。其中，叙事部分主要是用《旧约》中约拿的神奇故事作为“例证”(exempla)，来体现和说明忍耐的思想及意义。忍耐是基督教十分重要的教义，其核心是在任何艰难条件下对上帝坚信不疑，对上帝的教导始终不渝地遵循，对上帝的旨意毫无条件地执行，并且确信其结果一定幸福美满，从而坚定地忍耐一切考验与磨难，并在考验与磨难中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或再生。忍耐的思想在《旧约》里已经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约伯记》和《约拿书》里。但最主要、最系统地表述忍耐的思想及其重要意义的还是

《新约》。实际上在圣经里,忍耐这个词全都出现在《新约》。^①在英语文学中,表现基督教的忍耐精神、表现信徒忍受严峻考验与磨练而获得精神再生的最杰出的作品是弥尔顿的《斗士参孙》。

《忍耐》的叙事部分基本上是根据《旧约》中约拿的故事创作的。上帝听到尼尼微(古亚述帝国的都城)人的恶行,便派约拿前去,但约拿畏难,却“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拿 1:3)。他在途中登上一只船,然而却无法躲避上帝的惩罚。上帝掀起风暴,使大海波浪滔天。船员只好把他扔进大海,他随即被鲸鱼吞进肚里。诗人把风暴和滔天波浪描写得惊心动魄,与古英语诗歌里大量同类描写十分相似。诗人很可能受到了古英诗的影响。不过,诗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对约拿在鲸鱼肚子上的描写。圣经中只有他在鱼腹中向上帝祷告,并没有关于他浸泡在污秽中而难以忍受的情景。诗人表现他浸泡在污秽里,苦不堪言,只得向上帝祷告,请求救赎,显然是在竭力增加约拿所受的惩罚与考验,从而加强他对上帝的信念和锤炼他的忍耐精神。约拿终于经受住了上帝的考验与磨练,在精神上成长起来,并前往尼尼微去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除了突出表现约拿经过考验而不断增长的忍耐精神之外,诗人还根据圣经原作,强调了上帝的怜悯与仁慈。尼尼微城的人获知上帝的震怒而放弃了恶行,真心忏悔,因此上帝饶恕了尼尼微人,没有毁灭该城。

同《忍耐》一样,《纯洁》也是劝诫性质的宗教诗,其主要内容也来自圣经。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耶稣在山上对信徒们做的那次最著名的布道演讲。^②耶稣在布道中教导信徒们说:“清心的人有

① 关于“忍耐”的基督教含义以及它在《旧约》和《新约》中的关系,可参看拙文《试论弥尔顿的〈斗士参孙〉》,《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第110-16页。

② 耶稣的布道词见《马太福音》第5-7章。这个布道词表达了基督教的一些最重要的核心教义,其中包括耶稣对《旧约》中的一些思想如“十诫”的修改。比如,《旧约》要人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等,但耶稣教导基督徒“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们的仇敌”。这篇布道词是《新约》对《旧约》最重要的发展,是基督教精神的基础。

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这里的“清心”是指“心灵的纯洁”(pure in heart^①)。头韵体诗人把这句经文用诗的语言表述在诗作里(第 27-28 行),作为理论根据。《纯洁》的叙事内容也主要来自《旧约》。但《纯洁》的内容比《忍耐》更为丰富,结构也更为复杂。它长达 1,812 行,是《忍耐》的 3 倍多。同中世纪的布道词一样,它主要是为了阐释和传播基督教教义,诗作里的叙事部分也是作为“例证”,来说明和支持作品的基本思想,亦即诗人所阐释的教义。与中世纪布道词不同的是,它的叙事部分反客为主,占了绝大部分篇幅,实际上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另外,与《忍耐》不同的是,仅主要“例证”,它就多达 4 个,另外还有一些小的“例证”。从整体上看,这部长达 1,800 多行的作品是一首宏大的劝诫诗。从结构上看,它那些放在开头、结尾以及故事之间的阐释部分,实际上也是小型的劝诫诗。这些劝诫性质的连接部分颇有点像《坎特伯雷故事》里的叙事“框架”,只不过在《纯洁》里,它们主要是一种“思想框架”,把各叙事部分在思想上整合在一起。

诗人一开始就阐明,纯洁既是来自上帝,也是使上帝满意的美德。纯洁就是躲避、清除所有罪孽,而所谓“肮脏”(filth)自然也就是指罪孽。他说,纯洁是指“心灵的纯洁”(第 27 行),^②人们能因此而获得目睹上帝天颜的奖赏。相反,肮脏则招致上帝的憎恨,并必将遭受惩罚。因此,诗人很自然地使用了对照手法,通过突出上帝奖善罚恶来表达其思想。诗人特别是从反面,从肮脏必将带来的可怕后果,来向人们昭示必须保持纯洁。作为例证,诗人首先讲述了一个“寓言”(parable)性质的故事,讲的是主人办婚宴,

① Holy Bibl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② 本文中《对《忍耐》、《纯洁》和《珍珠》3 部作品的所有引文都译自 Malcolm Andrew, et al., 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Pearl-Poet*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1993). 诗行行码随文注出,不再加注。中文译文参考了该书中 Casey Finch 的现代英语译文。

来了很多客人,其中一人“衣着肮脏”(第 136 行),因而受到严厉惩罚,被扔进监狱。他“衣着肮脏”,是说他的衣服“fyled with werkkez”。这里的 werkkez(works)可以理解为工作或劳作,更可以指各种事迹。故事的寓意是,衣着肮脏的客人是带着满身的劣迹(罪孽)在最后审判日来到主人(上帝)面前的,自然将被扔进监狱(地狱)。因此,“客人们”应该经过“清洗”(洗礼、忏悔),“着装整齐”(纯洁)地来到“主人”面前。作为“肮脏”必将受罚的例证,诗人随即还简单讲述了上帝对撒旦和亚当的惩罚。

虽然上帝对所有的罪孽都感到愤怒,但在诗人看来,上帝最不能容忍的是“肉体的肮脏”(fylthe of the flesch,第 202 行),也就是性方面的罪孽。于是诗人用了两个例证来表现上帝对“肉体的肮脏”的愤怒与惩罚,它们都是著名的《旧约》故事。其中一个是洪水和大挪亚方舟的故事。^①诗人十分精彩地讲述了由于人类“肉体的肮脏”,特别是在性方面违背本性(nature)的罪孽,如同性恋等,上帝使用洪水摧毁世界,“洗涤”罪恶。他特别突出了上帝可怕的震怒和无情摧毁一切的力量,用以告诫人类。另外一个例证是上帝摧毁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的故事。^②这两个城市的人也陷入可怕的性罪孽之中,甚至胆敢对上帝派去的天使动邪念!上帝无情地毁灭了这两个城市,以及除了罗德(Lot)之外的所有人。诗人说,其恐怖景象至今仍然留在死海之滨,作为对世人的永恒警告。当然,诗人并没有仅仅描写上帝对“肮脏”之人的惩罚,他也表现了上帝对挪亚和罗德这种“纯洁”人的宠爱和奖赏,用这类正面形象为人们树立光辉榜样。

《纯洁》的最后一个例证是关于巴比伦皇帝伯沙撒(Belshazzar)毁灭的故事,它也来自《旧约》。^③这个故事分为两部

① 详见《创世记》,第 6-9 章。

② 详见《创世记》,第 18-19 章。

③ 详见《但以理书》,第 1.5 章。

分,第一部分讲的是,由于犹太王犯下偶像崇拜的罪孽,作为对他的惩罚,上帝让巴比伦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夺走圣殿里珍藏的神圣器物。当时的皇帝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即伯沙撒的父亲,对那些器物十分尊敬,把它们珍藏起来。但他死后,儿子伯沙撒继承皇位,竟然亵渎圣物,肆无忌惮地在宴会上同姬妾们一道用那些器物用餐饮酒。当天晚上,巴比伦就被入侵之敌玛代人和波斯人攻占,“伯沙撒被乱刀砍死在床上,床单沾满他的鲜血和脑浆”(第 1787-88 行)。诗人在结尾明确指出,巴比伦的“国土因为其君主的罪孽而沦丧”,伯沙撒本人也因为他亵渎“上帝殿堂里的圣物”这种“肮脏”罪行而遭受可怕的处罚(第 1797-800 行)。

这三个《旧约》故事的篇幅加起来约 1,400 行,实际上是诗作的主要部分。诗人凭借圣经故事的权威,告诫人们应该保持纯洁。当然,诗人并不仅仅在用上帝的愤怒与惩罚来警告人们,也在对纯洁进行正面阐述,对信徒们进行正面的教诲。特别是,正如他使用反面教材一样,也为人们树立起一系列正面形象,其中最光辉的榜样当然是基督。在诗作的中心部分,也就是在叙述了大洪水以及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之后,以及在讲述伯沙撒毁灭的故事之前,诗人尽情颂扬基督的纯洁完美,并告诫人们必须“效仿基督的纯洁”(第 1067 行)。他说,基督的“纯洁,犹如珍珠一样完美无瑕”(第 1067-68 行)。由于原罪,人满身肮脏,充满罪孽,必须经过“忏悔的洗涤,成为上帝的珍珠”(第 1116 行)。不仅如此,在获得忏悔的净化之后,人们还必须时刻警惕,付出艰苦努力,保持纯洁,勿使“你的灵魂被罪孽玷污”,否则将“遭受上帝双倍的憎恶”(第 1135-36 行),因为“对于拒绝他的恩典,重返污秽的人,上帝将无比愤怒”(第 1143-44 行)。

心灵纯洁的人是“上帝珍珠”的观念,在中古英语文学里,最系统同时也最具艺术性地表现在头韵体杰作《珍珠》里。从体裁上看,《珍珠》与《纯洁》和《忍耐》不同,它主要不是劝诫诗,虽然也有一些劝诫成分。它主要属于中世纪常见的悼亡诗或者安慰诗。中世纪安慰诗具有双重目的:表现对某种损失的哀伤和表达安慰。^①这方面特别有名的是乔叟的《公爵夫人颂》(*The Book of Duchess*),只不过那是世俗性质的安慰诗,而《珍珠》则是宗教诗。它是英语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宗教安慰诗,也是一首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精巧的宗教寓意诗。在艺术形式上,它与另外两首同时代的头韵体诗作《敛财者与挥霍者》(*Wynnere and Wastoure*,即*Winner and Waster*)和《三代之争》(*Parlement of the Three Ages*,即*Parliament of the Three Ages*)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同这两首诗一样,它也使用中世纪十分普遍的梦幻传统,让做梦人同他失去的女儿在梦中相会。其次,像中世纪文学中的梦境诗那样,叙述者也是在景色优美的地方进入梦乡,并且梦见更为优美的景色。另外,同这两部作品一样,它也运用了中古英语文学中的辩论传统,诗中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叙述者或者说做梦人与珍珠女(Pearl-maiden)的对话,实际上也是一种辩论。

如同《敛财者与挥霍者》和《三代之争》,或者《农夫皮尔斯》所表明的那样,梦境诗,尤其是宗教性梦境诗,往往具有明显的象征寓意性质。《珍珠》也是如此。后面我们将看到,“珍珠”本身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诗里还有其他许多象征和寓意内容。诗人甚

① 参看 D. J. Williams, "Alliterative Poetry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in W. F. Bolton, ed., *Spher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Middle Ages* (London: Sphere Books, 1970), 155.

至在诗作形式上加入了明显的象征意义。虽然这部作品基本上遵循头韵体诗行的格律,每行4个重音节,通常押头韵,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头韵体诗作,因为它同时又分诗节,也押尾韵,而且非常规则。它的每个诗节12行,学者们认为,那象征着天堂或者说那“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的12重结构。^①另外,12还象征着一年12个月的循环重复。全诗共有101个诗节,100表示完整,再加1则表示无限循环,而循环象征着天堂的无限性。^②另外,诗的最后—行“*Ande precious perlez vnto His pay*”(华贵的珍珠那样愉悦我主)实际上是巧妙地回应第一行“*Perle so plesaunte to prynces paye*”(珍珠愉悦君王)。这种首尾相接的手法也进一步加强了诗作循环的含义,从而象征天堂的永恒性,永无终结,可见诗人用意之深。另外,诗中还每5节分为—组,共20组。在每一组内部,每一节的最后一个词又在下面—节的首行里重复出现,这样把长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诗人精心制作的整体。

同中世纪大多数梦幻诗所遵循的范式—样,《珍珠》也以叙述者来到—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开始。但在这之前,诗人像中世纪作品通常的做法那样,加了一段“引子”,其间叙述者先歌颂珍珠给君王带来的愉悦,随即就悲叹他“在—座绿草成茵的园子”失去了一颗“那样圆润、那样华丽、那样散发着/荧光、那样小巧、那样光滑、那样珍贵”,“无与伦比”,“毫无瑕疵”的珍珠,它掉进草丛,“消隐在地下”,叙述者因此而得了“相思病”(第5—12行),痛不欲生。

于是,在8月的一天,他又来到那个园子,并在他失去“珍珠”的地方,一小块长满鲜花的草地上,抚慰他悲痛的心上那流血的创伤。读者后来意识到,叙述者来到的是—座墓园,那长满花草的一小方土地是—座坟茔。他躺在旁边的草地上,进入了梦乡,梦见

① 参看《启示录》21:10-21。

② 参看 Williams, “Alliterative Poetry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153-54.

一个美妙无比的所在,那里风景优美,鸟语花香,小河流淌,地上到处是各种宝石,连山也是水晶的。特别是,河床里遍布珍珠宝石,“闪耀光辉”,犹如“星光灿烂的冬日夜空”(第 113-16 行)。这显然是在暗示天堂。如普特尔所指出的,在中世纪“对天堂的描绘中,满是珍贵宝石的河流司空见惯”。^①所以梦者^②说,他似乎置身于“乐园”(paradise)之中(第 137-38 行)。正是在这种天堂般的景色里,他看见在小河对岸,一个可爱的姑娘坐在水晶山脚下。她身着白色衣服,上面饰满珍珠,特别是她胸前和王冠上各嵌一颗巨大的珍珠,更是光彩夺目。他仔细观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太熟悉她了,我见过她。”(第 164 行)他越看越确信认识这位光彩照人的小姑娘。他问道:“你就是我日夜思念,使我憔悴不堪,肝肠寸断/痛不欲生的珍珠吗?”他说:因为失去了她,他是如何悲痛(第 242-52 行)。从这里我们得知,原来他失去的“珍珠”是一位姑娘。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她并没有直接回答,她是不是他失去的“珍珠”,而是“冷冷地”(soberly)批评他说,“你说你失去了你的珍珠,那显然是一个错误”(第 257-58 行),因为他“所谓的失去,不过是玫瑰按时节花开花谢”(第 269-70 行),相反他应该高兴,因为他的珍珠在这美丽的乐园中享受永恒的欢乐。诗人从未明确说明梦者与珍珠女(Pearl-maid)之间的关系,但诗中有大量暗示,他梦见的珍珠女就是他女儿,她去世时“还不到两岁”(第 483 行)。

这首诗的主体部分是梦者和女儿珍珠之间的对话。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对话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1、梦者充满了强烈的爱和思念之情,而珍珠女却显得比较“冷

① Ad Put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awain-Poet* (London: Longman, 1996), 157.

② 梦者(dreamer)是指正在做梦的人,他出现在梦中;叙述者是后来叙述梦境的人,他不可能出现在梦境中,因此,二者虽然是同一个人,却不能等同。

漠”；2、珍珠女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一直在教导梦者。这两个特点贯穿他们对话的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象征性地反映出这部诗作的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父尊子卑、父亲教导女儿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父女关系。正如布鲁尔所指出的，在《珍珠》里，特别“新鲜”的是，那个“姑娘是诗人的女儿，因此通常那种权威的父亲—孩子关系被颠倒了”。^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珍珠女是在天堂，而梦者则生活在尘世。所以，他以凡人的思维不能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不能理解天堂与尘世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生活在尘世受限于尘世观念和凡人思维的人，必须接受生活在上帝身边、已经获得天堂真理的人启迪和教诲。不过，由女士来教诲也并非《珍珠》作者独创。在那之前，《哲学的慰藉》里的哲学女士教诲波伊提乌，《神曲》里的贝雅特丽奇教诲但丁等，都是著名先例。根据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当时广泛的影响推测，《珍珠》作者受到它们影响不足为奇。其实，珍珠说话的语气和表现的权威性也与那两位女士十分相似。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声誉之宫》里，乔叟虽然把女士换成了一只好为人师的雄鹰，它与这些居高临下的女说教者或者说精神上的引路人，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或许也与此不无相关的是，西方文学中还一直有呼唤缪斯女神启迪诗人的传统。

但是，与所有这些“引路人”不同的是，珍珠姑娘去世时年仅两岁。她何以能得到那样的智慧、地位和权威？这也是梦者迷惑不解甚至感到大为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梦者和珍珠女之间的对话内容丰富，涉及一些在中世纪人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有关天堂或者说上帝的奖赏，这也许是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至今一直都受到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后那几个世纪里，它成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激烈冲突的核心问题。《珍珠》里的

① Derek Brewer, *English Gothic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3), 168.

梦者就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虽然梦者对珍珠的爱和思念刻骨铭心,但当听说她在天堂是基督的“新娘”,获得了天堂的“王后”这样的奖赏时,他先是感到难以置信:“难道这是真的? /请不要生气,如果我的话有所不当:/你果真是蓝色天堂之新娘, /广受普天之下万民的景仰?”(第 421-24 行)他随后更是感到忿忿不平,说:“若此话不假,你所讲恩惠/未免来得也太过容易。”因为她去世时“不到两岁”,根本就还没有为天父做什么事,甚至还没有学会祷告,所以这样的奖赏似乎“太离谱”(hit is to dere a date, 第 481-92 行)。虽然珍珠女告诉他,在天堂里有 14 万 4 千个处女是基督的新娘(第 866-69 行),^①但他仍然感到难以接受。梦者表达的是中世纪人的一种比较流行观点,实际上也是所有时代的一种“凡人”思维,那就是,上帝应该论功行赏:人们在死后得到的报酬应该与他们在尘世里为上帝的服务相符。也就是说,人们的命运应该由他们的善行(good works)决定。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的一个寓言,就已经批评了这种观点。^② 珍珠女也同样引用了耶稣的这个寓言来驳斥梦者的说法。

耶稣的寓言是,家主雇了一些人到他葡萄园里打工,每人一天一钱银子。有的人是清早开始劳动,其他人则是受家主召唤,在不同时段到来,最迟的在傍晚收工前一小时才开始做工。那些先雇来的人本以为会得到更多的报酬,然而在发工钱时,他们发现,不仅每人都得到同样的报酬,而且还是从最后到来的人开始发放。他们觉得那不公平,于是“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

① 《新约》里的许多地方,如《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都提到基督是新郎,获救的灵魂是他的新娘。

② 详见《马太福音》20:1-16。

“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太 20:11-15）

以凡人的思维看，那家主的做法似乎有失公平，而且他只强调了自己的权力，而没有直接回答甚至不屑于解释那样做是否公平。耶稣本人也只讲了这个寓言，以强调家主的权力，而没有对那种做法是否公平进行解释。这个寓言其实表达了基督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教义，那就是，上帝的意志高于一切。上帝的恩惠（Grace）、上帝的奖赏完全由上帝决定，绝对不受人的行为干扰。如果上帝必须对人论功行赏，就意味着人的命运是由人的行为决定，那岂不意味着上帝的意志也得由人来左右？而上帝的全知全能、上帝无所不包的天命（Providence）岂不也成了空话？这也是《农夫皮尔斯》里所强调的，人必须尽其所能地行善，但“终审权”却在上帝手里。上帝的奖赏是上帝的“东西”，他如何“用”只能随他的“意思”，凡人无权过问。凡人对于上帝只能持有绝对的信仰（faith）。上帝的公正绝对不容质疑，至于上帝如何评判和奖赏，凡人即使不能理解，也没有权利追问。《珍珠》里梦者和珍珠女对话时，珍珠姑娘引用耶稣的寓言，实际上也有现实意义。作者是在间接批评那种认为人们是用自己的善行获得前往天堂通行证的论调。这种论调一直拥有大批支持者，天主教会长期推行出售赎罪卷的做法就是基于这种观点，因为教会辩解说，出售赎罪卷得到的钱是用来服务天主和救助穷人。

同耶稣一样，珍珠女也没有对梦者所说的不公平做正面解释。她除了讲述葡萄园的寓言之外，只是强调上帝的绝对正确与公平，称“他完美无瑕”，“因为他无事不公，所做一切皆正确”（第 493-96 行）。也就是说，上帝本身就是正确与公正，就是标准，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解释。我们需要的是无条件的信仰，而非道理。但这并不能使被凡人思维左右的梦者完全信服，因为他如此钻牛角

尖,正是凡人思维的表现,那也正是世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们的对话微妙地反映出二者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他们的话语实际上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层面上,一个是信仰的层面,一个则是理智的层面,他们涉及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交锋。虽然诗人好像是站在珍珠女一边,但他并没有试图解决二者之间的争论,更没有给予一个终结性的答案,只是把二者包容在一起,让读者评判。同样重要的是,在这部诗作的特定语境里,信仰和理智这两个层面又分别与天堂里的灵魂和尘世中的人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mode of being)^①联系在一起。梦者和珍珠女不同的话语,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戏剧性地反映出“神”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表现尘世与天堂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正是《珍珠》的主要意义之一。

三

尘世与天堂之间的根本区别,人与灵魂的不同存在形式,人与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梦者和珍珠女之间的情感层面。前面已经提到,叙述者/梦者与珍珠女在情感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反差。叙述者因失去女儿十分悲痛,一直无法解脱,因此在梦中见到珍珠女时兴奋无比;然而珍珠女却比较冷漠,几乎没有任何情感流露。学者们注意到,他们甚至在使用“我们”这个代词时所赋予的含义都不同:梦者显然是指他和珍珠女,而珍珠女却是指她和基督以及天堂中的人们。不仅如此,当梦者一再表达他的思念之情并想与她在一起时,却受到珍珠女的批评。她批评说,他为失去爱女而悲痛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她并没有“失

① 参看 Put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awain-Poet*, 149。

去”。应该说,从他们不同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对的。在梦者看来,他的确失去了爱女,并因此而痛苦;而从珍珠女的角度看,她显然并没有“失去”,相反却在这美丽的“乐园”中享受极乐,因此不能理解也不能感受他的感情。他们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并不是因为他们自私,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属于不同的“存在形式”,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因此互相之间难以理解和沟通。死亡本来就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因此只有沦落到尘世中的人才能遭此不幸,并体验与之相关的痛苦,而那些已经获救回到上帝身边的人自然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受。但具有悖论意义的是,也只有通过死亡,人才有可能回到上帝身边。

不仅如此,正如普特尔所指出,基督教还认为,“在天堂的人再也不是我们曾经在尘世看到他们时那样。他们生活在永恒的幸福中,他们不再受尘世苦难的影响,而且永远忘记了他们过去的痛苦。”他还引用12世纪人士奥托(Otto of Freising)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奥托在谈到死后的人在天堂的情况时说:“正如所有的圣徒将只会记住那些愉快的事一样,任何有害的事情都不会进入他们的意识。因此,他们心中只装有那些使他们感谢救赎者的事,而他们回忆过去时,也不会回想起悲伤的往事。”^①在天堂里还会感受到悲痛本身就与天堂无限幸福的观念相矛盾,因此忘记尘世中的苦难与悲痛或者说不能感受任何痛苦,正是天堂中无限幸福的表现。所以珍珠对梦者说“这里决没有任何悲痛”(第262行),当然也不会有梦者那种思念的痛苦。由此,她无法感受梦者那种情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似乎也是为了表现天堂与尘世在这方面的差异,根据梦者的要求,诗歌还向他展示了天堂的景象。《珍珠》里的天堂基本上是按《启示录》描写的。梦者看到的天堂不仅金碧辉煌,壮丽无比,而

^① Put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awain-Poet*, 185.

且充满永恒的祥和、无限的极乐,这种对天堂景象的大段描写成为全诗的高潮。这其实也是在尽力歌颂“珍珠”的崇高价值,因为耶稣教导说,天堂是人们必须“变卖他一切所有”去购买的“一颗重价的珠子”(太 13:45-46)。我们将看到,梦者的主要问题恰恰是,他还不能为了天堂而“变卖他的一切所有”。

特别有意义的是,当基督率领着万千欢乐的获救之人,也就是他的“新娘”们出现时,梦者赫然看见基督的心口之下大开的伤口仍在喷涌着鲜血。然而不论是基督还是他的新娘们,都没有因此而感到任何悲伤,那受伤的“羔羊”满心欢喜,“兴高采烈”(glorious glade),“没有表现出一丝痛苦”(第 1136-44 行)。这一令人惊异的景象除了表现天堂的欢乐与祥和之外,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寓意深刻的对比。天主是为人类的过失而受难死亡,他心甘情愿,兴高采烈,没有一丝痛苦或悲伤。相反梦者竟然“仅仅”因为失去“珍珠”就痛不欲生,而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当然也包括生离死别,本来就是人类罪有应得,是人类因为原罪而应该受到的惩罚。这个对比还反映出基督对人类之爱的无限与无私,相反梦者对珍珠的爱实际上是自私的,因为他的痛苦并不真正是因为珍珠的失去(正如珍珠所指出的,她并没有“失去”),而是因为他失去了珍珠。

另外,在基督教看来,人世间过度的情感实际上是有害的。即使是爱也如此,因为那会把我们引到错误的方向,并使它超过我们对上帝的爱。这正是梦者一再表现出来的错误。虽然经过珍珠女的教诲,他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观点,然而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基督率领“新娘”们出现时,尽管他也看到了基督为人类受难而留下的仍在喷涌鲜血的伤口,但令他最为激动的却不是看到了基督和基督为人类受难,而仍然还是看到珍珠女也在新娘们的行列中,并因此而不顾警告,竟然跳到河里,拼命想冲过去与她相会。如此看来,他还是把女儿放在上帝之上,而不是像珍珠女那样,在

心中惟有上帝。就在他胆敢试图穿越那条分割天堂与尘世的不可逾越的溪流之际,他被“不悦”的神(第 1165 行)赶出了梦乡,他也因此而“痛悔”没能看到天堂更多的奇异景象。他在试图穿越溪流之时被惊醒,这是诗人的神来之笔。除了以此来巧妙地结束梦境之外,它还有更为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它表明没有经过死亡,他不可能进入天堂;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也象征性地意味着,一个还不能“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人,不可能买到那颗“重价的珠子”;而把尘世感情仍然放在对上帝的感情之上的人,自然也没有资格进入天堂。

上帝的“不悦”与伟力显然使叙述者感到害怕,他醒来之后随即“对自己说:‘从此一切按上帝意志办。’”(第 1175-1176)并痛悔自己“存在非分之想”(第 1190 行)。当然,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他竭力想顺从上帝的意志,恰恰表明他与上帝的意志之间还有距离,^①他还未能进入天堂。但通过他的梦境,通过他与珍珠女之间的对话,通过天堂景象特别是基督榜样的昭示,通过遭受被赶出梦境的处罚,叙述者在思想感情和对人的位置的认识方面已经产生了变化。他在诗的结尾决心像“华贵的珍珠那样愉悦我主”(第 1212 行)。把诗作的“引言”和“结语”相对照,不难看出,叙述者已经不再仅仅是那个在悲痛中不能自拔的父亲,而起码是力图像珍珠女那样,成为一颗完全服从和取悦上帝的“珍珠”。

叙述者的发展变化也象征性地由“珍珠”含义的变化体现或者暗示出来。正如斯比林所说,“珍珠这个象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随着诗作的进展,它的意义也在不断发展。”^②最初,“珍珠”是指本意上的珍珠,但随着诗作的发展,通过对圣经思想和圣经材料的使用,其含义不断丰富和深化,它又被用来指基督的“新

① Put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awain-Poet*, 196-97.

② A. C. Spearing, 转引自 Casey Finch, “Introduction,”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Pearl-Poet*, 32.

娘”珍珠女;并象征天堂,以及在寓意使上帝愉悦的纯洁灵魂。同样,《珍珠》这部诗作也由一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发展成为诗艺高超、意义丰富的宗教寓意诗,而叙述者寻找和追思“珍珠”的情感历程亦升华为追寻灵魂救赎的精神之旅。

作者肖明翰,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近期论著有《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等。